



云中山下小英雄

王新民 著

云中山下小英雄

王新民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太原

云中山下小英雄

王新民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frac{1}{2}$ 字数: 90千字

1974年2月第1版 1974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300册

书号: 10088·463 定价: 0.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代的一个儿童革命斗争故事。

故事发生在山西忻县云中山下石家庄村。它描写了儿童团长岳云贵，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革命战争的风暴中，积极参加站岗、放哨、侦察、参战等活动，英勇机智地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后，在敌人一次偷袭时，小英雄岳云贵，为了掩护阶级兄弟，英勇奋战，不幸被擒，壮烈牺牲，表现了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

封面、插图：刘 勇 森 题

题 词：李树义

目 录

苦水里出生	(1)
爷爷的故事	(7)
挑苦菜	(14)
八路军来了	(22)
第一次上阵	(31)
我去	(41)
叛徒的下场	(50)
活着的王二小	(59)
侦察	(67)
在瓜地里	(75)
送瓜	(83)
龙政委来了	(92)
掩护	(101)
胜利果实	(110)
龙政委赠刀	(120)
搏斗	(128)
“参军”	(135)
将计就计	(143)
英勇奋战	(151)
慷慨就义	(160)
尾声	(169)



苦水里出生

山西高原上，高高的云中山下，滚滚的云中河畔，有个依山傍水的村子，这就是忻县的石家庄村。咱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石家庄村外，一片荒凉。枯黄的树叶，被冷飕飕的秋风吹得飒飒作响，七零八落地飘在地上。大地主段老财的长工岳忠，皱着眉，叹着气，正在少气无力地耕地。这人光膀子，赤脊梁，黑黝黝的皮肤，包着又粗又大的骨头架子。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露肉的单裤。这个只有三十二岁的壮年人，已经背驼了，腰弯了，脸上刻下了过多的皱纹，看去足有四十多岁。只有那浓眉下又黑又大的眼睛，闪射着仇恨和反抗的光芒，表明他还是一条不屈的硬汉。

日头已经偏西了，岳忠还在吆喝着耕牛，挥动着

鞭子，不紧不慢地耕着。看样子，他丝毫没有收工回家的意思。肚里咕咕地响起来了，他抬头望望村口，用劲勒勒裤带。浑身累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他直起腰来歇歇，咬咬牙，又缓缓地扬起了鞭子。

这时候，岳忠的老婆段玉梅，挺着大肚，提着半罐子鞭菜糊糊，从村口向这边走来。

岳忠见老婆送饭来了，放下犁把，端起饭糊，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

两头耕牛端着粗气，朝四下里张望。见那边地里躺着几捆割倒的高粱，便贪婪地带着犁冲去。段玉梅怕牛吃了高粱穗东家责怨，急忙去拽缰绳，那两头牛死不回头，段玉梅猛一用劲，“啊哟”一声，抱着肚子倒在了地上。

岳忠急忙放下饭罐，一个箭步跑过去，搀起来急切地问：“玉梅，怎啦？”

段玉梅慢慢地抬起头来，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儿，铁青着脸，指了指肚子说：“疼得厉害！”

岳忠忙扶段玉梅坐起来，问：“是不是要生了？”

段玉梅无力地点了点头。

岳忠搀扶着段玉梅，一步一步地朝村里走，刚刚进了段家外院，还没有来得及走到他们住的长工草房里，段玉梅就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踉踉跄跄地跌进马圈一旁的草房里，一头扎倒在碎草堆中……我们的小英雄岳云贵，就这样诞生了——这一天，正是

一九三二年的农历九月初一。

左邻右舍的穷哥嫂们，听说岳忠得了儿子，这家送来半升小来，那家端来一碗咸菜，向岳忠祝贺。里院的地主婆子半拉开二门，朝长工草房里瞥了一眼，啐了口唾沫，得意洋洋地说：“哼，穷小子们瞎欢喜，再生养吧，还不是给俺添了个受苦的！”

过了三天，段老财把岳忠叫去，菜狠地骂了一顿。埋怨岳忠那天只顾搀扶老婆回来生孩子，误了耕地，还说这几天骡马不吃草，是段玉搀生娃娃“冲”的，要是骡马出了毛病，要岳忠包赔。

岳忠见段老财无理取闹，欺人太甚，便反驳了几句。这一下可不得了，段老财把草房里的破铺盖卷扔出大门外，叫岳忠快滚。岳忠黑眉一皱，牙关一咬，二话没说，抱着出生三天的儿子，搀扶着虚弱的段玉梅，离开了段家大院……

送走了一个个寒冬，迎来了一个个春天。云贵象野外茁壮的苦菜苗一样，苦水里生，苦水里长，在穷人的汗水和仇恨的浇灌下，一天天地成长起来。

云贵从刚能记事的时候起，世界上地主和长工这两种人的两种生活，就清楚地看在眼里，深深地刻在心上。爸爸妈妈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从早到晚，累死累活地拚命干活，到头来落个糠菜吃不饱，冬天连件棉衣也穿不上；里院的东家，一年四季，游出来，逛进去，从早到晚，闲得要生蛆，结果

倒是花天酒地，穿绸摆缎。这是为什么？尽管这样，东家还总是搜缝觅隙地欺负打骂长工，这又是为什么？……在云贵小小的脑海里，经常划着一连串的问号。一有空，云贵就问爸爸。

面对一个刚刚记事的孩子，爸爸该怎么回答呢？只好又气又恨地说：“狗日的有钱有势嘛！”

对于爸爸这样的回答，云贵的小心里总觉得很不满意，他真不明白：有钱有势就不说理啦？长工生来就该挨打受骂吗？长工为什么不起来打骂东家呢？他恨不得打破沙锅问到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进攻，搜入了华北。不久，太原和忻县先后失守，祖国一块块如花似锦的大好河山，践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云中山下，本来就很阴暗的天空里，又突然盖上了一层黄惨惨的乌云。石家庄村的穷人身上，又加了一副千斤枷锁；千年万代的阶级深仇上，又添了血泪斑斑的民族大恨。

一天清早，天还黑沉沉的，岳忠就早早起来担水。一出大门，见村外涌来一股穿黄衣服的队伍，头前骑马的还带着钢盔。岳忠心里一惊，扔下扁担水桶，大声喊道：“鬼子来了！”急忙跑回家中，拉上段玉梅，背起云贵，尾随乡亲们朝村面的云中山里跑去。

半后晌，鬼子撤走后，人们才慢慢地回来。一到

村口，大家都突然停住了，一个个气得脸色铁青，又挥拳头又跺脚。村子里，房子冒着烟火，粮食洒下一地，天上鸡毛乱飞，地下黑血染道……好端端的一个村子，被粮踢得不成样子。

云贵扒在爸爸背上，望着这般情景，两只大眼睛瞪得圆圆的，吃惊地问爸爸说：“是谁把咱村糟害成这样呀？”

岳忠狠狠地说：“孩子，是万恶的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这四个字，象四把锥子扎在云贵的心上。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想：为什么日本鬼子这样坏呢？

路过当街，云贵见段老财的几处青砖大院，一点也没受到糟害，便又问道：“爸爸，为什么日本鬼子偏偏不烧段老财的房子呢？”

岳忠忿忿地说：“外来的财粮，坐地的恶虎，都是吃人的野兽，它们一个鼻孔出气呀！”

云贵七岁这年，懂得事情越多了。这些天来，他发现爸爸有了很大变化：洒脸愁容看不见了，唉声叹气听不到了，说话走路也都精神得多了。而且，简直听不到爸爸讲故事了，因为爸爸总是很晚很晚才回来，云贵早就睡着了。

这天晚上，云贵半夜醒来，见爸爸和扛长工的兰政叔，还在豆颗大的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低声谈论着。大人们说些什么，他听不懂，只听见兰政叔好几

回说什么“八路军”呀，“打日寇”呀，“闹翻身”呀，“求解放”呀，听着听着，云贵好象听出了门道，便猛地坐起来问道：“什么是八路军？”

爸爸和兰政叔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愣住了，望着他那双睁得圆圆的黑眼睛，高兴地笑了。兰政叔轻轻地摸着他的头说：“八路军身穿灰色的衣服，是咱们穷人的军队，打日本鬼子，给咱穷人作主，八路军来了，地主就不敢欺压咱们了。”

云贵竖起耳朵，一字不翻地用心听着。这些话他虽然还不能完全弄懂，但他断定：八路军是好人，是顶有本事的，要不，怎么敢打日本鬼子呢！想到这里，云贵拍着手在炕上跳起来，高声叫道：“八路军快快来吧！”

爸爸忙把云贵抱在怀里，狠狠地朝小脸蛋上亲了一口，说：“小娃娃家，睡吧，可不要出去乱讲，过几天八路军就来了！”

就在这天晚上，云贵做了个很美很美的梦，梦见穿灰色衣服的八路军来了。睡梦中，听得他不断地叫着：“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



爷爷的故事

这天吃过早饭，云贵又嚷着叫爸爸讲故事。看样子爸爸今天很高兴，只抽了一袋烟，就给云贵讲了起来。先讲的是红军的故事，云贵小手托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听得真带劲。心里暗暗赞叹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叔叔。激动地问道：“爸爸，这些故事，你从哪儿听来的呀？”

“你兰政叔那里呗！”

云贵心里想：兰政叔可真有两下子，知道的东西真多！我长大了，就学兰政叔！

这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个彪形大汉，年约二十七、八岁，面庞紫黑，英武结实，两只大眼睛象两盏明灯，闪烁着智勇双全的光芒，给人一种刚毅果敢的英雄气概。这正是经常来岳忠家的长工段兰政。

云贵见兰政叔来了，心里更加高兴，着急地说：“兰政叔，你快给我讲个有趣的故事吧！”

兰政叔伸出两只蒲扇般的大手，把云贵轻轻举起来，笑盈盈地说：“今儿我们有事哩，以后有空再讲，行吗？”

云贵调皮地说：“不行！”

爸爸忙说：“你等着，爸爸办完事回来，一定给你讲！呃？”

云贵点点头，一颗心又飞向战火纷飞的战斗故事中。

岳忠走后，云贵就一直盼望爸爸早点回来。等啊等啊，夜深了，妈妈催云贵睡觉，云贵说啥也不，硬要等爸爸回来讲了故事才睡。

快半夜了，云贵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突然听得大门“吱”地轻轻一响，他急忙从炕头跳下地，扑进爸爸的怀里。

岳忠从锅里取了个糠菜窝窝，塞进嘴里，边嚼边说：“云贵，这么晚了还没睡？”

云贵说：“你不是叫我等着听故事吗？”

岳忠满脸是笑，眼角里挂着兴奋的泪花，看样子十分激动。段玉梅在一旁打趣说：“你是得了什么宝了，乐成这个样？”

岳忠呵呵一笑，说：“比得了什么宝也金贵！”岳忠说的完全是真话，可是详情不能对他们讲。——

刚才，在段兰政的破窑洞里，岳忠这个老长工的儿子，举起拳头宣了誓，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岳忠心里纵然有千言万语，也不能对老婆和孩子讲啊！

岳忠望着急待听故事的儿子，心想，这孩子七岁了，懂事啦，心里的话该对他讲了，便掏出烟袋吸了几口，说：“今晚就讲讲你爷爷的故事吧！”

云贵高兴得小手一拍，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岳忠磕掉烟灰，手把烟袋讲了起来——

岳家原来并不是忻县人，祖宗三代在崞（guō）县（就是现在的原平县）蒙腾村居住。云贵爷爷身高六尺，虎背熊腰，力大无穷，从小练就一身好拳术，是当时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好汉。他为人正直热心，见义勇为，只要穷佃户们有难处，就是身上剜肉，他也舍得。因此，穷佃户们不论年岁大小，都尊敬地叫他“岳大哥”。

这一天下工回来，岳大哥见大财主起百万的大管家，正扬起皮鞭，抽打一个交不起租子的穷佃户。岳大哥二话没说，一个箭步跃过去，伸手把大管家的手腕用劲一捏，只听得“啊呀”一声尖叫，皮鞭掉在地下，手腕早被捏断了。大管家正要发作，一看是岳大哥，气也不敢吭，扭头就跑，告给了赵百万。

这天深夜，一群官兵围住了佃户草房，把岳大哥捕去坐了牢房，罪名是“聚众闹事，图谋害命”。岳大哥在牢房惨遭拷打，吃尽苦头，也丝毫没有向官府

屈服。后经穷佃户们集资讨保，给官府花了些银两，一年以后，岳大哥才出了牢房，回到村里。

过了一年，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收。多少穷哥们饿得爬不起来，大财主赵百万却依旧是肥肉美酒。这天，村里又饿死了三个老佃户，穷人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岳大哥便领着大伙去赵百万家借粮。赵百万不但不借给，还放出大黄狗，咬伤了一个佃户。岳大哥看在眼里，怒在心上，举起一块大石头，照准大黄狗砸去，不偏不斜，正中狗头，大黄狗被砸死了。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赵百万的大管家带着几个狗腿子，来抓岳大哥。岳大哥噌地一个飞脚，把大管家踢了丈二远。几个狗腿子，手执钢刀，要和岳大哥干真的，岳大哥怒吼一声，比打雷还响，吓得他们直打哆嗦。真是一不做来二不休，岳大哥从一个狗腿子手里夺过钢刀，一刀砍掉了大管家的狗头，又朝那几个狗腿子扑去。

那几个狗腿子早就吓得丢了魂，只顾抱着脑袋，逃回赵百万的漆黑大门里。岳大哥将钢刀在空中一挥，高声喊道：“穷哥们，反正是个死，咱们拚了！”

这一喊不要紧，穷佃户们纷纷拿起锄头、扁担，跟着岳大哥，潮水般地涌进赵百万的大院里。霎时间，群情激愤，喊声震天，威风极了。

赵百万看见大势不妙，慌忙骑了匹快马，从后门

向县城逃走了。

岳大哥和佃户们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穷人。

当天晚上，赵百万领着官兵，要回村捉拿岳大哥。岳大哥早就料定了，赵百万还没有进村，他便放火点燃了赵家大院，和几个领头起事的佃户，背井离乡，逃了出去。

岳大哥他们一口气奔到口外，在北路隐姓埋名，四处流离，受尽了折磨。这一年，岳大哥来到了绥远省（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平地泉，没几天，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人人称快的大事。

平地泉的天主堂里，有一个蓝胡子外国传教士，这家伙披着宗教的外衣，对中国人民政治上欺骗，经济上掠夺，干尽了罪恶的勾当，可真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他用假造的银元宝，骗换蒙、汉、回各族同胞的羊和马匹，从中大发横财。后来，这家伙露了马脚，蒙、汉、回各族同胞，一呼百应，把天主堂围了个水泄不通，要这个洋骗子兑换真银两。谁知这家伙连茬儿也不搭。人们气愤极了，从早起一直围到中午，非换这个洋鬼子算帐不可！

岳大哥夹在人群里，心中愤惊不平。突然间，听得“砰砰”两声，抬头一看，天主堂那离高的门换上，帝国主义侵略者蓝胡子身披神甫祭衣，胸前挂着十字架，右手斜提手抬，枪口还冒着青烟。枪声过后，一位蒙族老人“啊呀”了一声，应声倒在血泊中。手

里还拿着一个假元宝。

岳大哥一见这情形，几乎气炸了肺，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大声吼道：“父老们，砸狗日的洋鬼子！”立刻和领头的蒙族同胞乌吉布，两人飞快地向天主堂扑去。愤怒的人群象山洪暴发一样，一齐向前冲。顷刻之间，石头、砖头、木棒，统统向天主堂的大门砸去……。

愤怒的人群砸开大门，揪住蓝胡子的羊毛，打得这家伙“咿哩哇啦”地乱滚乱叫。就在这时候，满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带兵赶来，向手无寸铁的各族同胞下了毒手，一场反抗帝国主义者们的英勇斗争，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乌吉布和几个领头的被被下狱，岳大哥为了避开通缉，匆匆离开口外，下了关东。

过了十几年，岳大哥身染重病，在穷哥们儿的照护下，悄悄地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这时候，这个高大健壮的好汉，已经成了一个鬓发全白的瘦弱老人。

没过几天，赵百万的儿子得知岳大哥回来，便帝着几个狗腿子，把岳大哥抓去，说什么要报“放火”之仇。这时，赵百万虽然已经老的不能行动了，但审问拷打岳大哥时，这条老狗为了出气，他还要挣扎着参加。

审问开始了，岳大哥虽然年迈病重，又被五花大绑，但豪勇不减当年，依然威风凛凛，毫不屈服。当岳大哥着见坐在太师椅上的赵百万时，不由地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他用尽全身的气力，拚命地朝赵百万的心窝用头猛撞，直撞得这条老狗再没有换上气来，